

云南文山方言的形容词重叠式

李童欣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17日

摘要

云南文山方言作为西南官话滇南片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形容词重叠式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本文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 分别从AA式、ABB式、AABB式、ABAB式四个方面对文山方言的形容词重叠式进行具体描写, 并进一步探讨其语义功能和语法特征, 对于全面了解当地方言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文山方言, 形容词, 重叠式

Adjective Reduplication Patterns in Wenshan Dialect of Yunnan

Tongxin L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May 12, 2026; accepted: June 8, 2026; published: June 17, 2026

Abstract

As a crucial component of the Southern Yunnan subgroup of Southwestern Mandarin, the Wenshan dialect in Yunnan exhibits distinc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its adjective reduplication constructions. By means of fieldwork investigations and systematic collection and collation of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paper conducts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adjective reduplication patterns in the Wenshan dialect, focusing on four major types: AA, ABB, AABB, and ABAB. Furthermore, it explores the semantic functions and grammatical features of these reduplication forms in depth, which is of significant academic value for a comprehensive grasp of the local dialect and its linguistic properties.

Keywords

Wenshan Dialect, Adjective, Reduplication Patter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文山市，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辖县级市，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文山州西部。文山方言属于西南官话云南片滇南小片，该方言的形容词重叠极为丰富[1]。

形容词重叠式有构词重叠和构形重叠之分，前者中的重叠成分是构成词的理性意义的一部分，后者中的重叠成分不改变原有的词汇意义，但经常与一定的语法功能相联系，语法意义产生相应变化。我们所说的形容词重叠式包含以上两类。本文将从构成形式、语法功能、语义特征来论述 AA 式、ABB 式、AABB 式、ABAB 式四类文山方言的形容词重叠式。

2. 类型及特征

2.1. AA 式重叠

AA 式是文山方言形容词最基本、最常用的重叠形式之一，由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后构成。这种形式适用范围广泛，大多数单音节形容词和几乎所有表颜色的形容词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构成形容词的重叠。例如：

冰冰 直直 傻傻 高高 黑黑 咸咸 懒懒 红红 花花(不清晰)
黑黑 绿绿 白白 热热 烫烫 亮亮

北京口语中第二个 A 一般读阴平调，文山方言 AA 式的第二个音节不读轻声或变调，而是保持原调[2]。有些形容词本义多有贬损之意，但在文山方言中经过重叠后，多变为具有亲昵意味的爱称、昵称，例如“我家姑娘，憨憨尼”(我家姑娘不聪明)。

2.2. ABB 式重叠

2.2.1. 重叠前有基式

文山方言中重叠前有基式的 ABB 形容词较少，目前搜集到的有以下几例：

憨包——憨包包(形容人憨笨的样子)
心慌——心慌慌(形容心里不踏实)
亮堂——亮堂堂(形容屋子亮堂)
宽敞——宽敞敞(形容空间宽大开阔)
平坦——平坦坦(形容地面没有高低凹凸)

其中，“憨包包”的基式“憨包”是名词，带有贬义色彩，但其重叠之后转化为形容词，形容人憨笨的样子，且带有亲昵意味，在词性和词义方面都发生改变；“心慌慌”“平坦坦”“亮堂堂”“宽敞敞”的基式本身有形容词性，重叠后的 ABB 式仍然是形容词，只附加了强调的语法意义。

2.2.2. 重叠前无基式

ABB 形容词重叠式在重叠前不存在基式的，是由单音节词 A 加上双音节重叠形式 BB 构成，其核心意义由 A 来承担，BB 或是对 A 的描述或补充，或是单纯表示 A 的程度加深，相当于“很 A”，例如：

黄——黄生生(很黄) 白——白生生(很白) 绿——绿阴阴(很绿)
 烂——烂彤彤(很烂) 干——干生生(很干) 窄——窄卡卡(很窄)
 冷——冷唧唧(很冷) 辣——辣烘烘(很辣) 乱——乱麻麻(很乱)
 薄——薄飞飞(很薄) 滑——滑碌碌(很滑) 湿——湿滂滂(很湿)
 黑——黑漆漆(很黑) 麻——麻酥酥(很麻) 慢——慢吞吞(很慢)
 软——软趴趴(很软) 轻——轻飘飘(很轻) 齐——齐崭崭(很整齐)
 憨——憨杵杵(形容一个人呆呆地站着) 硬——硬邦邦(形容很硬)
 矮——矮砣砣(形容身材非常矮小) 穷——穷兮兮(形容非常贫穷)
 憨——憨戡戡(形容非常傻或非常笨) 哭——哭彤彤(形容刚哭过的样子)
 瘦——瘦杠杠/瘦壳壳(形容瘦得皮包骨头)

2.3. AABB 式重叠

AABB 式是普通话中“双音节形容词的常规重叠式”，数量繁多，语义丰富[3]。文山方言中这类重叠式有部分是从普通话中借入的，还有部分是文山方言中独有的。AABB 形容词重叠式的核心词义可由基式 AB 一词来承担，也可以是 A 词义与 B 词义的叠加。根据重叠前有无基式，可将 AABB 式的重叠方式分为有基式和无基式两种。

2.3.1. 重叠前有基式

这种重叠方式下，AB 意义完整，可单独成词，并且重叠后 AABB 形式也可独立成词，意义不发生改变，例如：

本分——本本分分 安心——安安心心 正式——正正式式
 随便——随随便便 老实——老老实实 马虎——马马虎虎
 整齐——整整齐齐 磨蹭——磨磨蹭蹭 干净——干干净净
 奇怪——奇奇怪怪 清秀——清清秀秀 和气——和和气和
 安心——安安心心 舒服——舒舒服服 安全——安安全全
 健康——健健康康 高兴——高高兴兴 清楚——清清楚楚
 明白——明明白白

2.3.2. 重叠前无基式

四四方方(形容方正的样子) 稀稀拉拉(形容做事不认真)
 白白胖胖(形容人又白又胖) 婆婆妈妈(形容啰嗦、唠叨的样子)
 花花绿绿(形容颜色艳丽多彩)

其中，“婆婆妈妈”“白白胖胖”“花花绿绿”由 AA 和 BB 两个 AA 式重叠词直接组合起来构成，AA 和 BB 可以分开来单独使用，也就是“婆婆”“妈妈”“白白”“胖胖”“花花”“绿绿”等都可以独立使用；“四四方方”“稀稀拉拉”是由单音节词 A 和单音节词 B 分别重叠后构成，AA 和 BB 都只能出现在 AABB 的框架里，不能独立存在。

2.4. ABAB 式重叠

2.4.1. 双音节形容词 AB 整体重叠构成

ABAB 式是双音节形容词 AB 整体重叠构成的重叠式，在文山方言中使用频率较高，普通话中很少

使用 ABAB 式重叠[4]。文山方言中常用的 ABAB 式重叠形容词有：

酸甜酸甜 淡红淡红 辣咸辣咸 蜡黄蜡黄 细嫩细嫩

这类重叠式在语义上主要表示程度适中或轻微，含有“有点……”的意思，能够细腻地描摹对象的性状特征。如酸甜酸甜，表示既不太酸也不太甜的中间状态。

2.4.2. 形容词与量词组合后重叠构成

文山方言中还有一种特殊的 ABAB 变体，即“A 量 A 量”式，部分表示形状的形容词如“大、小、粗、细、长、短、方、圆”等，可以直接与相应的物量词组合，一般重叠为“A 量 A 量”式，例如：

大根大根 长块长块 小根小根 圆坨圆坨

这种形式的重叠在语法意义上表示重复多数的意思，如“地上全是长块长块的板板(木板)”，即表示“很多块长形木板一起堆放在地上”的意思。

3. 语义功能

3.1. 增强表义精确性

形容词的基本形式通常只能表达笼统、抽象的性质概念，而重叠式则能够细化描述性状的不同程度和层次。以颜色词“红”为例，其概念意义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指“像鲜血的颜色”，但它无法区分颜色的深浅，而通过不同重叠方式可以精确表达各种红色状态，例如：

红红：颜色较深且均匀

红咚咚：健康、有生命力的红

红扯扯：病态、无血色的红

红红绿绿：颜色杂乱的样子

3.2. 附加主观评价

文山方言中的形容词重叠式不仅描述客观性状，还常常附加说话人的主观评价和态度。我们可以比较以下两个句子：

a. 她今天穿了一件绿衣服。

b. 她今天穿了一件绿瞎瞎尼衣服。

a 句的“绿”仅客观陈述事实，而 b 句中的“绿瞎瞎”则加入了说话人对这一性状的评价，表示对方穿的衣服“太绿了，不适合她”。从中可见，形容词重叠式可以表现说话人的一种主观态度，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从而增添了一定的附加评价意义。

3.3. 强化感情色彩

文山方言中形容词重叠式在描述状态、形象时，常常会表现出说话人的主观感情色彩，或亲热、喜爱，或消极、贬义，还表示中性色彩。“兮兮”“戳戳”“砣砣”“壳壳”“形形”等固定后缀叠词，在文山汉语方言词中，常用来表示贬损之义，表示程度的加深。如：

穷——穷兮兮(形容非常贫穷) 惨——惨兮兮(形容非常惨或非常可怜)

憨——憨戳戳(形容非常傻或非常笨) 矮——矮砣砣(形容身材非常矮小)

瘦——瘦壳壳(形容瘦得皮包骨头) 烂——烂形形(形容很烂的样子)

此外，重叠式的感情色彩还与使用语境密切相关。同一形式在不同语境中可能呈现不同色彩，如“胖胖”用于儿童时表达亲昵，用于成人则可能带有调侃或轻微批评意味。这种灵活性使得形容词重叠成为文山方言表达丰富情感的重要资源。

4. 语法特征

4.1. 重叠式的句法功能拓展

文山方言形容词的重叠式，除了可以充当形容词基本形式一般可充当的谓语、宾语和定语等之外，还可充当补语、状语、主语等多种其它句子成分。重叠式在各成分中的实例如下：

主语：红红呢好看得很。

谓语：门外的棒棒长长短短呢，一根都不适合用。

宾语：我要买个白白呢。

定语：瘦壳壳呢两个人站在那儿。

状语：慢慢呢走，不要跑。

补语：脸晒得黑黢黢呢。

在不同重叠式中，ABB 式和 AABB 式多用于谓语和补语；AA 式则分布更为均衡，可自由充当多种成分；ABAB 式则倾向于作定语和谓语。

文山方言中表颜色的单音节形容词基本形式一般不作谓语，但其重叠式则不受任何限制，可以自由地充当谓语。如文山话通常不说“园子里呢菜老”，而是说“园子里呢菜老老呢”。相同的情况是，表味觉的单音节形容词一般不作状语，但其重叠式却可以，如我们可以说“甜甜呢喊了一声妈”，但不说“甜呢喊一声妈”等。

4.2. 一般不能受否定词修饰

形容词重叠式一般不直接用“不”否定。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形容词一般可以用‘不’否定”[5]，但文山方言形容词的重叠式则一般不能这样简单否定。如“红红呢”不能说为“不红红呢”，“伸伸展展呢”不能说“不伸伸展展呢”等。

如果非得使用其否定形式，可以使用两种方法，一是把重叠形容词的重叠式还原成其基本形式后再用“不”来否定，如“红红呢”的否定形式是“不红”，“伸伸展展呢”的否定形式是“不伸展”；二是使用反义重叠式表达否定意义，例如“酸唧唧”的否定形式可以是“甜蜜蜜”。

4.3. 强制性后缀

文山方言形容词重叠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大多数情况下加后缀“呢”或“尼”才能入句，在句中功能类似于普通话的“地”或“的”，但使用更为强制和系统。例如，“慢慢呢走”而不是“慢慢走”，从文中的其他例子也可以发现。

不加后缀“呢”直接入句的情况通常是在修饰名词时，且“AA”在语法功能上多数充当定语，但其用法并不普遍，偶有的例子如团团菜(卷心菜)、蹦蹦脚(瘸子)、绿绿菜(蔬菜)等。

5. 演变与保护

文山方言形容词重叠式作为滇东南地区汉语方言中极具特色的语法现象，不仅承载着当地民众的思维方式和情感表达习惯，更是多元文化交融的语言活化石。其发展轨迹折射出汉语内部演变与跨语言接触的复杂互动，当前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传承困境，需要进行保护。

5.1. 历史层次与语言接触

文山方言形容词重叠式保留了中古汉语通过音节重复强化修饰效果的语法特征, 牟成刚对广南方言形容词生动形式的系统描写, 详细归纳了“AA+呢”式、“ABB+呢”式、“AABB+呢”式、“ABAB+呢”式等四种重叠类型及其语义、语法功能[6]。文山作为汉、壮、苗、瑶等多民族聚居区, 方言形容词重叠式深受少数民族语言影响。云南省民语委 2025 年的边境语言文化调研进一步揭示了文山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语言生态。形容词重叠式中双音后缀的丰富性(如“冷冰冰呢”“红咚咚呢”“白咕咕呢”等), 可能与周边壮语、苗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多音节特征有关。

5.2. 现状与演变趋势

近年来, 随着普通话的普及和人口流动的加剧, 文山方言形容词重叠式的使用出现明显萎缩。牟成刚的研究指出, 广南方言形容词生动形式在口语中需加后缀“呢”才能在句法中运用, 而这一格式在年轻群体中的使用频率正显著下降。在日常生活中, 大多数年轻人仅能在家庭对话中使用简单重叠式(如“红红的”“大大的”), 而“蜡黄蜡黄”“稀稀拉拉”等四字格重叠式的使用率较低。文山州彝汉杂居村的语言调查表明, 代际语言差异日趋显著, 低年龄段人群母语能力呈现平缓下降趋势, 这一趋势同样适用于汉语方言内部复杂形式的衰退[7]。

演变趋势呈现出来的特征有使用场景萎缩, 亲昵性重叠(如“肚肚”“脚脚”)仅存于祖辈与婴幼儿的对话中, 公共场合的方言表达多转向普通话的中性表达; 其次, 还呈现出形式简化的特征, 复杂重叠式使用频率降低, 简单重叠式(如 AA)相对稳定, 这一趋势与滇南方言名词重叠中平调不变调、非平调变高平调的音变规律形成对照; 语义泛化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演变趋势, 传统重叠式中精细的情感区分(如“甜丝丝”表微甜、“甜津津”表回甘)逐渐模糊, 统一简化为“很甜”的笼统表达。牟成刚的研究曾指出, “红”的不同生动形式可区分“红红呢”(银红)、“红东东呢”(健康红)、“红扯扯呢”(病态红)等语义等级, 这类精细区分正在年轻一代的语言使用中消解。

5.3. 保护建议

针对文山方言形容词重叠式的传承困境, 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5.3.1. 系统记录与数字化保存

开展全域性方言语法普查, 采用录音、录像等手段记录不同年龄段、职业群体的重叠式使用实例, 重点采集即将消失的复杂重叠形式。建立包含语音、语义、语用信息的多媒体数据库, 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资源共享。

5.3.2. 分层化教育传承

在幼儿园阶段融入方言儿歌、童谣, 通过“娃娃歌”“拍手谣”等形式渗透重叠式表达; 中小学开设地方语言选修课, 编写《文山方言语法特色教程》, 系统讲解重叠式的结构与功能; 在家庭中推广“方言亲子对话日”, 鼓励祖辈向晚辈传授亲昵性重叠用法。

5.3.3. 文化场景活化应用

支持方言情景剧、小品等文艺创作, 在地方电视台开设“方言故事会”栏目, 强化重叠式在日常表达中的鲜活感; 推动方言重叠式与旅游文化结合, 在非遗展示、民俗表演中设计包含特色重叠词的解说词, 增强民众的语言认同感。

5.3.4. 跨学科深入研究

组织语言学、民族学、教育学专家开展联合攻关, 探究重叠式的历史演变轨迹、与少数民族语言的

接触机制，以及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下的表达逻辑。通过学术研究揭示其独特价值，为保护策略提供理论支撑。

文山方言形容词重叠式的保护不仅是对一种语法现象的留存，更是对地方文化多样性的守护。通过多维并举的保护措施，既能维系语言资源的活态传承，也能为汉语方言语法研究提供珍贵的个案样本，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学术研究的双向赋能。

6. 结语

重叠不仅在汉语中，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种十分常见的构词方法，承担着一定的语法功能。文章对文山方言形容词重叠AA式、ABB式、AABB式、ABAB式分别进行了具体的描写，发现其具有增强表义精确性、附加主观评价、强化感情色彩的功能，与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重叠式相较，文山方言中的形容词重叠式表义更丰富、更形象，也更生动。在此基础上，文章对文山方言形容词重叠式语法功能作了进一步探讨，发现其具有一般不能受否定词修饰、句法功能拓展、使用时需加后缀“呢”的特征。

文山汉语方言形容词重叠现象丰富，很值得语言专家和学者去搜集、整理、分析、归纳、总结和探究。对于文山汉语方言形容词重叠式的分析，有助于现代汉语的重叠现象、现代汉语词语兼类现象等方面的研究。现在，由于文山汉语方言词的多样性和普通话汉语语言的流动性，许多文山汉语方言词重叠现象并未被收录研究到，对粗略了解到的重叠现象的分析研究也尚有不足，还有很多方面未涉及，期望后续会有更多研究文山汉语方言词的语言专家和学者更深入全面地去研究文山汉语方言词的重叠现象，为文山汉语方言词的广泛研究作出更多贡献。

参考文献

- [1] 李蓝. 西南官话的分区(稿)[J]. 方言, 2009, 31(1): 72-87.
- [2] 杨洁, 项正文. 文山汉语方言词重叠现象初探[J]. 新楚文化, 2025(11): 69-72.
- [3] 元传军. 现代汉语形容词重叠式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02.
- [4] 詹伯慧. 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 [5] 张斌. 现代汉语[M]. 北京: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2003.
- [6] 牟成刚. 广南方言形容词生动形式探析[J]. 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9, 22(1): 70-73.
- [7] 王婷, 何应东. 彝汉杂居村彝族语言使用状况调查——以云南省广南县南屏镇大牙扫村彝族为例[J]. 文教资料, 2020(17): 7-8+3.